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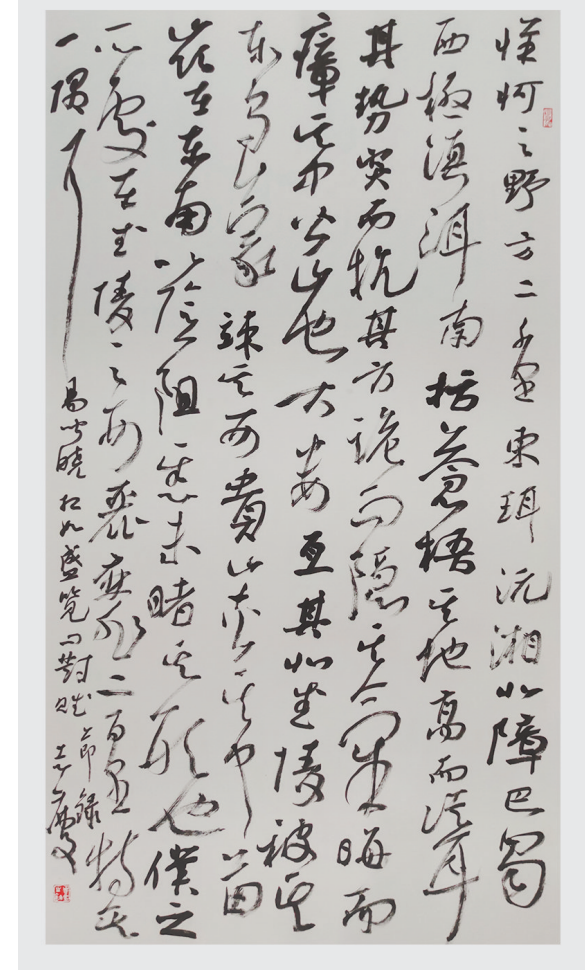


名家档案

叶辛：中国作协原副主席，上海市文联原副主席，上海市作协原副主席。



全国书法名家写贵州



草书《易闻晓 相如盛览问对赋》 张志庆

湄水之野，方二千里，东联沅湘，北障巴蜀，西极滇洱，南括苍梧。其地高而耸，其势突而抗，其方诡而隐，其气晦而瘁。其中皆山也，大娄亘其北，武陵被其东，乌蒙踞其西，贵山夹其中，苗岭在东南，以险阻悉未睹其形也。仆之所处，在武陵之西，丽靡二百里，特其一隅耳。

张志庆：中国书法家协会楷书委员会委员，中华诗词学会会员，河北省廊坊市文联主席。

山在等我

■ 景洲

师兄八十岁那年，寄来一张照片：他站在一座陡峭的山巅上，身后是深不见底的崖壁，乱云奔涌，如万马脱缰，在他白发周围翻腾着。山风似乎正吹拂着他的衣襟，又吹拂着我的心绪。

他一生爱山，退休后更是将全部身心交付给这无言的“知己”。他常说：“山在等我。”他的旅程不避艰险，足迹遍及南北。我见过他带回的旧皮鞋，鞋底纹路磨得几乎消失，皮面也显出苍白的色泽，唯有鞋带依然系得结结实实，仿佛系住了他心头那些未尽的愿望。那鞋底磨平的痕迹，分明是岁月与山石共同刻下的印记。

后来，他告诉我，山巅的风声最是清冽，带着一种深沉的呼唤。他每每登顶，总觉山峦的骨骼在脚下延伸，那沉默的岩石仿佛低语着亘古的箴言。他常常独自坐在峰顶的岩石上，看云絮像刚拆封的棉花，一团一团从山坳里涌出，又无声地被风吹扯成丝缕。他感到自己仿佛也化为云絮一缕，融入这浩渺的天地之间，与山峦一同呼吸，一同伸展筋骨，在无声中体味着存在的庄严。

那年深秋，他竟去登一座极险峻的山。山路上，他的登山杖笃笃敲击着山石，仿佛在叩问大地的心事。山风凛冽，他裹紧了外套，一步一步踩碎了脚下那些枯黄的落叶，也踩碎了人们口中对安享晚年的轻飘定义。山石冷峻，他却觉得每一步都踏在滚烫的生命火焰上。山风虽冷，吹在脸上，却似滚烫的召唤，让他感到身体深处沉睡的火焰正被重新点燃。

他途中遇见了几个年轻登山者，他们惊讶于他的年纪，问他何必如此艰辛？师兄朗声笑着，声音在空旷的山谷里回荡：“八十岁算晚吗？种子顶破冻土的时候，哪一粒问过季节早晚？”他的话语仿佛惊起了几只山鸟，扑棱棱飞向更高的山崖。那笑声在山谷里激起回响，如同一种无声的宣告：生命只要向上攀登，便永远有新的高度可征服。

终于登顶，他立于山巅，俯瞰苍茫，山风鼓荡着他的衣襟，他突然感到一种奇异的轻盈，仿佛卸下了尘世所有的重量，又仿佛将渺小的自己，无限地融入这广袤的天地之中。他缓缓坐下，从背包里取出一个旧茶缸，倒上热水，袅袅热气瞬间被风卷走。他并不在意，只是静静地吸饮着，茶水的暖意自喉间缓缓沉入心田，而目光却越过千山万壑，投向云海尽头，新的峰峦正披着霞光，无声地矗立在这时间之外。

师兄的旅程，哪里是寻常的游山玩水？分明是灵魂向着生命余烬深处的一次次探索与挖掘。他脚下的每一寸跋涉，都印刻着不肯向岁月低头的倔强；他攀登的每一座山峰，都耸立成生命尊严的界碑。

山峦静默，却以巍峨的身体启示着我们：生命的高度，从来不在于年轮几何，而在于那颗心是否始终向往着云深不知处。

当夕阳沉落，山影渐渐模糊，师兄的身影也融入暮色，可那山巅的足迹却如印章，深深烙在时光的卷轴上，证明着：人纵使行至岁月的峰巅，心仍能向着更高处，发出无声而坚定的邀约。

师兄今年八十七，他仍在攀登着。

走进千年普贡村

叶辛

写过贵州十里河滩边的一个布依古村麦翁寨。小文在上海的报纸发表不久，当年我任过主编的文学月刊《山花》编辑部的老同事小韦就给我打来电话。他说，他的家乡普贡也很值得写：村民80%是布依族，此外主要是苗族，不同民族的人们千百年来和美美地相处，这里很早就开始发展基础教育，乡村东南西北四方通达，原生态的山、水、林、洞、湖交融……

“村民们要我邀你去普贡一趟，看看那里的山水，和他们摆摆龙门阵，你定会有收获的。”小韦说，“叶老师，你忘了？40年前，我17岁，是你把我从这个村寨‘招’进《山花》编辑部的！”

看来，我不去是不行了。于是乎，2025年入伏前几天，我欣然驱车来到了位于贵州贵安新区的普贡村。

坐在村寨古树下和几个布依族、苗族老人深入地聊，得知普贡这个使用了千年的村寨名，和麦翁一样，都是布依语的发音，又结合了《墨子·尚贤》中的“圣人之德，若天之高，若地之普”之意。

迎着山风，站在足有500亩面积的水稻田边，放眼四顾，心旷神怡。几个布依族老人指向被绿油油的普贡大田坝团团围绕的山峰，以及半山坡上坐落着的村寨。他们告诉我，那是普贡最高最有名的山——唐帽山。“除了巍峨的唐帽山，普贡还有‘三星拱照’‘双龙抢宝’‘玉带环流’‘平地烟霞’‘杨柳清风’等近二十个古人取名的自然景观。你只来这么一天，是看不过来的。”

通过老乡们热情的介绍，我了解到普贡村的2000余名村民散居在田坝边、山脚下，全村的总面积足有7平方公里。从他们的口音中，我听出了布依族和苗族，似乎还居住着其他民族的同胞。小韦告诉我，普贡村的确有零星的几家汉族、仡佬族，他们都和韦姓布依族联了姻。

一旁的村支书道：“普贡是个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村落。千百年来，我们在贵州高原的这块台地上和睦相处。你看嘛，九曲十八弯的溪流给村民创造了丰衣足食的条件。”顺着村支书手指的方向，只见耀眼的阳光下，一条河流泛着波光，挨着大山拐弯淌去。一阵山风吹过来，凉爽而舒适，一点也感觉不到夏天烈日下的炎热。

我不由得问：“普贡大寨子的海拔是多少？”

村支书回答：“1700多米吧。”怪不得比省城贵阳要凉快一些。和众乡亲一起缓缓步沿着大田坝步行，眼前是如同江南水乡稻田一般的景色。我指着在风中摇头晃脑的谷穗道：“这时节，水稻正在灌浆吧？”

“正是。”一个布依老汉道，“看不出你还懂种庄稼哩！”

我说：“我也种过田、栽过秧、扯过谷子啊！我还晓得，新石器时代你们布依族的祖先就会种稻了。”

村支书又道：“我听来这里考古的专家们讲，一万多年前，普贡这一带发生过一次大洪水，损毁了一切。光恢复元气，就耗费了几千年。通过对附近新发现的大松山墓群的发掘研究认定，到了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普贡山地才有了丰厚的社会文明，自那时以来，延续不断。故而我们普贡只敢说千年的布依古寨。”

村支书告诉我：“最早来到普贡的是韦姓布依族，其他民族的居民如苗族，来此地稍晚于布依祖先。这些苗家兄弟并非‘百越’的后裔，其先祖为蚩尤和祝融。他们迁徙到此地，被布依祖先接纳。此后，两个民族的居民互相信任，成为患难兄弟，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。”我凝神细听着村支书的介绍，真没想到，大山深处普贡寨上的一位村支书，竟有如此人文襟怀！

我指了指坐落在山脚下河谷边的普贡寨子说：“看那，家家户户的院坝都连着山坡，坡上还有瓦屋，每一户都像一个小小小的山庄，住起来多么舒适！”小韦说：“像我们这些在外头上班的子女，节假日都想回来住一住。”

边走边聊边看，我们走进了布依古村的深处。

村支书告诉我，除了500亩水稻田之外，普贡村还有1200多亩包谷地、500多亩规模化种植的流转土地，村户引进了龙头企业，根据季节选择不同的蔬菜进行种植，供应城镇居民。200多亩的水果种植也如此，春有草莓樱桃，夏有桃李葡萄，秋有地萝卜圣女果，冬又有早熟的草莓品种接上，总之是四季鲜果循环供应，果品质量达无公害级别。此外，还有畜牧业养殖，生猪、蛋类等都形成了小规模的商品化。更值得提一句的是，政府提供样板，建起了近百幢民宿。到了全国大部分地区都进入

又闻大院桂花香

■ 赵雪峰

大院的桂花又开了，南明河畔，清香扑鼻。

来到大院近20年了，每年的中秋如约而至，每年的桂花如约而至，每年的我如约而至。那些白白的桂花，黄黄的桂花，一点点，一串串，一团团，在天边，在眼前，房前是桂花，房后是桂花，大院是桂花，小院是桂花，广场是桂花，停车场是桂花，坎上是桂花，坎下是桂花，开阔处是桂花，角落处是桂花。看得见的是桂花，看不见的是桂花香。花团锦簇，笼罩视野，目光被桂花紧锁着，那香弥漫脑际，把人紧紧地包裹着，像穿了一层厚厚的花香的棉袄，所到之处，花香扑鼻，令人陶醉。

办公大楼周遭被桂花簇拥着，那香顺着墙根往上爬，整座大楼芬芳四溢。微风吹来，那香从窗户爬进来，从门缝挤进来，钻进茶杯，钻进鼻腔，钻进每一根毛孔，沁人心脾。清晨上班，带给你愉悦的是这桂花。傍晚下班，让你流连忘返的是这桂花。

桂花一排排，一排行，一列列，摩肩接踵，整齐划一，像守护的卫兵，挺拔着，目不转睛，直视前方，日复一日，锲而不舍，一动不动，坚守岗位。微风吹来，像漫天雪花，纷纷扬扬，遮不住的清香漫天飞扬，抬头是道风景，低头是一道“白霜”，铺满小草的额头，捧起一嗅，那香味醉满鼻尖，醉满额头，醉满枝头。

老办公楼而今大门紧锁，看不见那两棵魂牵梦萦的老桂花了。那年秋天我来挂职，当时的办公楼是个传统四合院，进得门来，醒目的是左右两旁两棵枝繁叶茂、花团锦簇、芬芳四溢的桂花树，我上楼与主任见面，主任热情大方，和蔼可亲，一如满面笑容的桂花。

我的办公室被安排在大楼门前一间老式的小木楼里，这栋小木楼种了一棵桂花，而今这棵桂花已成为大院资历最老的桂花，树干最粗，年轮最老，花儿最繁。那花是金黄色的，亮闪闪的，金光四射，格外醒目，与众不同，香味浓郁，站在紧锁的铁门内，花香阵阵，扑面而来。我掏出挂在身上近20年的那把钥匙企图打开锁，进去感受那团团圆圆带来的特别感受，可钥匙早已不是那把钥匙。

远远站着，默默与之对视，“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”，20年弹指一挥间，想起了年轻时与桂花默默相守，挑灯夜战的情景，累了走出去深吸一口她的芳香，清醒了许多，继续书写那些磅礴的梦想，从青年写到中年，从中年写到老年。我老了，桂花亦然年轻。想起了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前人栽树，后人留香。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

国庆中秋双节长假，还见工人给桂花除草施肥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我问：“你们怎么不放假啊？”答曰：“我们不放假是等你们上班了桂花就开得更艳了。”几个停车场、小广场、大礼堂，随便转一圈，桂花随处可见，芳香随处可嗅，里里外外，各见角落，看得见的是桂花，看不见的还是桂花。闻得到的是桂花，闻不到的还是桂花。无论长在哪里，她都默默无闻，散发芳香，一如那些驾驶员、园丁、环卫工人、后勤服务员，坚守岗位，默默无闻，无私奉献，挥洒汗水的风采。

夜闻花香，别有风味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远离尘世的喧嚣，漫步花间，给心灵一个驻所，给灵魂一个安顿，给浮躁一份宁静。那份花香陪你在大地上一刻停留，那份花香陪你在石凳上片刻沉思，古今多少事，涌上心头，前尘往事弥漫心间，放下多少重负，打开多少心门。抬起头来，办公大楼的灯光一排排，一串串，一列列，像挂满大楼的桂花，次第开放。哦，那不正是当年的自己吗？看看我工作过的那间办公室，依然亮着，我看到了当年的我，多少往事，浮上心头。多年过去，那些灯光依然明亮。噫，那难道不是另一种花香吗？

老兵岿然云日间

■ 胡启涌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，我由想起20多年来寻找抗战老兵的日子。风里雨里，感慨万千。特别是看到抗战老兵送我的“刀”与“枪”时，历历往事浮上心头。所说的“刀”是一把英国生产的柄式剃须刀，“枪”是一根粗长油亮的竹节旱烟杆，一心杀敌报国，迅速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机枪手。1944年10月，中国驻印军开始反攻缅甸。老兵随新编38师，顺利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八莫、南坎、密支那。反攻缅甸取得全面胜利后，阮锡普随部队回国，在广西玉林待命，直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抗战胜利后，离家3年多的阮锡普回到老家，务农终身。

2014年4月，我在贵州省湄潭县一个叫随阳山的寨子里，找到91岁的抗战老兵阮锡普，老兵身子硬朗，声如洪钟，一把花白的胡须尤为抢眼。他记忆不错，说起抗战经历越说越来劲。1942年10月，老兵在湄潭参军入伍，步行到昆明集训一个多月后，调往中国远征军印度兰姆伽基地，编入驻印军新1军新编38师。驻印期间，阮锡普苦练本领，一心杀敌报国，迅速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机枪手。1944年10月，中国驻印军开始反攻缅甸。老兵随新编38师，顺利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八莫、南坎、密支那。反攻缅甸取得全面胜利后，阮锡普随部队回国，在广西玉林待命，直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抗战胜利后，离家3年多的阮锡普回到老家，务农终身。

一次采访中，老兵谈到在印度兰姆伽训练时，经常喝咖啡，味道虽苦却很提神，回家后再也没喝过了。我听说后，特意去超市买了两袋送去，用开水冲好让他尝尝，他闻了闻香味后吸上一口，对着我说：“就是这味，就是这味”，满脸是见到老朋友般的喜悦。

2015年，老兵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有次我带他去参加一个抗战老兵的聚会，回来后躺在床上直喘粗气，脸色难看。他休息一会后呼吸均匀了些，便起身走到屋角的木柜前，在一堆衣服下面拿出一个布袋子，取出一把柄式剃须刀。老兵说，这是他1944年在印度兰姆伽买的，是英国产品。我接过剃须刀，在灯光下仔细端看起来。剃须刀手柄上的网格纹上，刻有“谢菲尔德”的英文，我轻轻拧开底部的旋钮，打开了安装刀片的顶盖，顶盖的底板内侧有品牌名称和产品型号的英文，还刻有产品编号：380958。老兵说：“当年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，因国际抗战的需要，在印度组建驻印军时，部队的后勤供给全由英国负责，驻地的商品大多产于英国。”

就在那晚，老兵给我讲了很多抗战往事。临别时，老兵要把剃须刀送给我。这是伴随他大半生的生命信物，我不敢贸然接受，老兵执意送我，说给以后的日子留个念想，我的心情瞬间变得沉重起来，肃然接过老兵手中的剃须刀。这时，也是凌晨时分，夜空中明月高悬，溶溶月光把山村照得亮亮的。月光从窗格子间渗漏下来，老兵如一座宁静的雕像，显得格外硬朗、挺拔。

2016年6月28日，抗战老兵阮锡普在家中安然去世。出殡那天我去参加了葬礼，特意带上了剃须刀，摆放在他遗像前。我笃定地相信，老兵一定会看见这把他一路征战的“伙伴”。

我的书房里还放着一根半人高的竹节烟杆，烟斗和烟嘴是铜质的，锃亮烁烁。这是抗战老兵曾庆平送给我的。

2008年7月，我在遵义市凤冈县土溪镇大连村找到抗战老兵曾庆平，当时老兵已89岁，虽然还是热天，村衣的领口依然实实在在地扣着，军人英姿不减。见面时，老兵正靠在墙上，手里握着一根竹节烟杆，悠闲地抽着旱烟，烟雾从他满是胡

须的嘴里吐出，一圈一圈地从他白发间飘过。曾老1939年参军，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，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兵。抗战时，他是一名远征军士兵，在云南参加了著名的松山战役、龙陵战役等。

谈到抗战，老兵激动难禁，不停地痛斥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。他说日军就是一群丧尽天良的魔鬼，每次交战，中国士兵都争着冲锋，恨不得把日军杀光，为死去的同胞报仇。说到激动处，老兵站起身来，摸上手中的烟杆走到院子里，两眼圆瞪，一脸肃杀，摆出一副与日军拼刺刀的姿势。他连续做着突刺和转刺动作，嘴里大声喊叫：“杀、杀、杀”，动作流畅，满脸通红。老兵似乎回到了当年的杀敌战场，大家只好将老兵抱住，他才慢慢地平静下来。

2014年10月，我陪老兵重返当年抗战的松山。上车时，他执意要带上烟杆，说走路时可作拐杖用。到松山后，我们观看了抗战遗址，祭奠了死去的英雄，为他找到了战后留在云南的战友。战友见面，哽咽难言，英雄的泪水，让现场的人无不唏嘘。我还带他去看了横断怒江的惠通桥。在桥端，老兵一直抚摸着铁索，给我讲他当年守护这条抗战运输线的难忘往事。临走时，老兵久久地凝望着怒江不忍离去，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。他手握烟杆的背影，就像一位手持钢枪，守护国门的钢铁战士，大山般屹立在这怒江边。

2018年8月，我生病住进了四川华西医院，直至次年的1月17日才回到贵州老家。到家的第二天，得知老兵也生病住院，我赶到医院去看望。病床上的老兵虚弱了很多，但是神志依然清晰，我俩也有近半年没见面了，这次相见都有病在身，彼此紧握双手，半晌没说出话来。他住院期间，我每天抽时间去陪他，他恢复得挺快，兴致来时还唱抗战歌曲。

2019年2月8日，我去土溪拜望老兵。问他的康复情况，陪他一起用餐。饭后他向满堂儿孙说出了一个大决定，要把一直陪着他的烟杆送给我，全家人顿时响起掌声。这个特殊待遇来得太突然，我愣了好一会才缓过神来。这时老兵也站起身来，将烟杆平放在双手上，现场不允许我推却，我肃然挺胸，来到老兵面前接过烟杆，激动得给老兵深深鞠上一躬。我分明感到这是一把钢枪的分量，流淌着中国老兵的灼烫血液和殷殷嘱托。

老兵100岁后，记忆开始明显地衰退，身边的亲人大多不认识了。我每次去看他，他还能叫出我的名字，与我不停地嗑话，这着实让我感动不已。2021年7月8日，我去华西医院复查病情，在去成都的动车上，接到老兵家人打来视频电话，接通后才知老兵突然病重，家人也放弃了抢救。弥留之际老兵示意想看看我，那一刻我忘记了身处动车上，对着视频大声呼喊老兵，泪水夺眶而出。视频中老兵也不能说话，苍白的嘴唇微微翕动着，浑浊的双眼也失去了往日的精神，没过多久老兵就闭上了双眼。我一路流着泪水来到成都东站后，放弃了预约好的病情复查，转身踏上回家的动车，决定回家去送老兵最后一程。

老兵不死，岿然于云日间！两位抗战老兵送给我的“刀”“枪”，我一直放在书房里，每次看见就会想起逝去的抗战英雄，总觉得老兵没有走远，时时都在我的身边，给我讲述80年前的抗战往事和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。